

□ 晚报记者 宋振科 游晓鹏
实习生 宋会平 田栋梁/文
晚报记者 王 梓/图

统一的印章风格名片，统一的红屋顶画室，印刷精美的集体作品集，参加画展的艺术家们也统一在胸前别上了红色的五角星。到过石佛村的人都能够清晰地感觉到，这不像是个松散的艺术家居村落，而更像一个有组织的集体。

成立 9 人服务队

2006年初夏，从第一位艺术家在村里落户开始，这个逐渐凝聚人气的集体，就被命名为艺术公社，体现出鲜明的集体味道。对此，发起人之一黄国瑞对这一点也有自己的看法。在黄国瑞眼中，“公社”已经褪掉了30年前的政治色彩和组织意味，成为当代艺术人士口中一个“时尚”的词汇。他说：“公社不是一个组织，只有成员，没有‘社长’，不分年龄名气大小，大家一律平等交流，只为了艺术切磋。”

后来，公社还成立了9人服务队。“服务队已把村里空闲房子和出租价格情况摸清楚，只要找到服务队，租用场地等问题就基本不用操心了。”4月11日晚，负责在主办会筹备第二天公社国际艺术论坛的一位服务队队员说，服务队在为驻村的艺术家们提供聚会、协调关系等便利之外，一个直接的目的是为新来的艺术家们提供安置服务。

“这么做，其实是为了平抑房价，避免宋庄、798人气一涨地价也疯涨，最后画家租不起房子的结果。”黄国瑞说。村子里谁家房子要出租，必须要到服务队登记。“如果要价太高就不予登记，另外，如果房东因为自己的责任与画家产生纠纷，服务队对其房屋将永不续用。”

这里也有“潜规则”

这些“规矩”具有显而易见的约束力。目前，村民们以及新来的艺术家们，都已经找到了各自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，低廉的房价、清幽的环境以及凝聚的艺术气质，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艺术爱好者进驻。公社成立一周年庆典，村里已经有13个工作室能够对外开放。

但服务队的功能还不止于此，此次引起众多媒体关注的“这屋·那院”一周年作品展，就是由服务队筹办的，想要参展的艺术家，只需要交纳少量金额，就可以坐享其成，活动结束后，将作品集寄往国内知名美术馆的工作，也将由他们完成。

在公社的日常生活构想中，轮流出国学习交流、在村内定期进行不定期的互相学习交流、邀请知名艺术家进村演讲等，也都在服务队的职能范围之内。而且，服务队队员不收取任何报酬，此次周年作品展，印刷作品集出现资金短缺，队员们还自愿一人多交200元，作风颇似一个公益的官方组织。

而在此前，无论是北京宋庄还是798、深圳大芬村，都没有这样类似于艺术村的“官方组织”。服务队，自然成为石佛艺术村的“首创”。

以「公社」的名义「经营」

宋庄是院落，798是仓库，我们是红屋顶

更有力量的一些画家们，则开创了另一个独特之处：与村民签订合同，自己投资在屋主楼顶续接一层作为画室，画家不用付房租或场地费用，10年后产权交给屋主。不约而同的是，艺术家们的屋顶工作室，统一都用上了红色的金属瓦顶。站在黄国瑞续

接的4楼画室南窗边，可以看到不远处红屋顶已经连接成片，十分醒目，那是马一子等艺术家的工作室。

“宋庄是院落，798是仓库，我们是红屋顶”，公社成员们对自己的“硬件”津津乐道。红屋顶，或许在若干年之后，也将成

为石佛艺术村的标志。

无论是红屋顶，还是周年画展，没有一个统一组织协调肯定是办不到的。从2006年初夏到现在，石佛艺术公社公开与半公开的大型作品展已经搞了不下3次，画家村“组织力量”的高调与高效，不得不让人叹服。



石佛村现存1958年的剧院是艺术家理想的展馆

“抱团”是为营造艺术氛围

当代中国画家们最早“抱团”，可以追溯到圆明园画家村。为什么他们要“抱团”，是人们最初关心的问题。艺术创作无疑是个性发挥的极致，在一个个荒僻落后的村子里，他们聚在一起，对于创作究竟有什么用呢？

“两个字：氛围。”石佛艺术公社发起人黄国瑞说。选择村落，当然有经济成本上的考虑，但事实上，不少艺术家在市内都有自己的画室或者职业，对他们

来讲，能聚在郊外一个更纯粹的村子里讨论和感受艺术，对创作的无形作用也十分重要。这方面，北京宋庄、798、上海莫干山都是可以借鉴的目标，“宋庄画家扎堆后，出了几个有名气的，一下子整个村庄的画家和产业都火了”，在这种心理背景之下，尽管聚落成群有着最初无意而成的偶然，越到后来，石佛艺术公社的发起人越意识到一种责任的驱使，“在当代艺术领

域，如同中部塌陷，河南是一个无名的省份。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出自己的村落，与他们遥相呼应？”

由此，石佛艺术公社最初的发起人，无可避免地显现出了经营的意图，村落事务一度成为他们的重心，甚至一度“影响个人创作的精力”。好在最初一年的奋斗，他们硕果累累，公社成员不断壮大，影响范围也扩散到了省以外。

石佛村需要“经营”

不过，这个村落显然并不那么容易“经营”。眼下，缠绕他们的一个焦虑是，为交流和展示服务的更大场馆一直空缺，而村里的艺术家们还明显存在着更多的上升空间，“封闭”、“土”的状况有待改善。

黄国瑞的画室是村里最大的，也不过202平方米，对展览应该成为生活常态的艺术村来说，虽然已经被认定为危房，在艺术家们的眼里，它却是一处集体活

动的理想场地。“里面最少有1000多平方米，外表风格又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产物，如果能在里面做个展馆，那么它将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村级美术馆。”但艺术家们的构想在这座小楼的既有承包关系面前屡屡折壁。为此，艺术家们不得不屡次与他们并不善于交道的地方官员们交道。

另一方面，“艺术家们的思想意识亟待更新，一些作品太土气，一些创作观念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我们的艺术家要力争站在国际艺术的最前沿，而不仅仅是在创作技巧、技术上下工夫”。黄国瑞坦言，艺术家们的观念还不够“先进”，入村的艺

术家有国外经历的并不多，为此，他一出国就努力从国外带回最新的艺术信息与展览照片，并着手安排艺术家们轮流出国交流。

黄国瑞并不讳言在建设国际当代艺术村落上的困难：咱这儿没法和北京、上海比，他们是人才云集，而郑州是二线内陆城市，但我对石佛是有信心的，我们要做到两点：一是作品本身要有影响力，这里要产生一批高质量的当代艺术作品，二是参加活动的人要有影响力，活动本身要有影响力，影响力是慢慢出去的，如果石佛能出几个大师级人物，没有影响都很难。

请继续阅读 C04 版



艺术公社成立一周年后旁边就开设了酒吧